



徵文比賽

比賽評判：吳志森先生·資深傳媒工作者
李玉蓮女士·資深傳媒工作者

初審評判：梁淑玲女士、梁淑美女士
孔好蓮女士、鄧向廷先生

初中組得獎作品名單 (中一至中三)

冠軍	李敏妍	《最鏗鏘的聲音》	曾壁山中學
亞軍	郭佩兒	《學會感激》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季軍	侯展詩	《家》	佛教大雄中學
優異獎	石雪婷	《感激敢動》	德蘭中學
優異獎	鄭澗之	《真正的感激 必須敢於行動》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冠軍 《最鏗鏘的聲音》

李敏妍·曾壁山中學

偶然翻閱報章，才知道香港昨天發生雙層巴士翻車事故，已致19死60傷。據乘客透露，事發當時司機與乘客曾起衝突，發脾氣後猛踩油門。事件實在教人心痛，因衝突而發生意外的新聞，真是無日無之……

天陰沉沉的，突然雷聲大作，雨點立刻從天上一串串的落下來。巴士終於到來了，我趕緊上車，喇了八達通後，我選了一個靠窗的位置的下來準備欣賞雨中美景。

一個中年男子匆匆忙忙地從外面冒雨跑上了車，他身上的衣服被雨淋濕透了，頭髮也濕了，他找了找口袋的錢，只有一塊，勉強塞錢箱，接著他準備往裡面走的時候，突然司機叫住了他說：「你的錢不夠啊，需要四塊錢。」中年男子面有難色，但語氣卻不太好地說：「我沒輔幣，只有100塊，你就讓我先搭吧。」司機毫不猶豫的拒絕了。「難道就不能通融一下嗎？」中年男子語帶憤怒。「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我通容了你，誰來通容我啊？」司機好像滿肚子的怨氣，難得有機會舒洩兩句。「我有急事！你有沒有良心啊！」這下司機可真生氣了，「沒良心？你含血噴人呢，自己沒付足夠的車錢還倒過來罵人！」司機終於按耐不住，把車停下來，指著那個中年男子破口大罵，對方當然不甘示弱。

全車人的目光都被他們這一系列舉動吸引住了，但是卻沒有一個人願意站起來，阻止他們。甚至還有一些人掏出了手機拍照，司機和中年男子幾乎要打起來了，可是還是沒有人出來阻止，他們的爭吵越來越激烈，我的內心也有些害怕，後面的乘客亦有點怨氣，高聲叫司機開車，我也只是惦念著快點回家，只是不斷地看著手錶。

這時，一個青年人默默地走上前，往錢箱裏面投了幾個硬幣，也不知道為什麼幾塊錢的聲音會如此鏗鏘，整輛車頓時鴉雀無聲，司機悄悄地坐了下來，啟動車輛，中年男子選了個座位，坐下來。

雨漸漸小了，儘管那個青年只是投下兩塊小錢，但在這吝嗇的時代，看到別人有需要的時候，有誰願意去伸出援手呢？他與眾不同的舉動，卻平息了一場小風波，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心，勇敢的向前踏出一步，世界將會變得不一樣，許多的爭拗，就是因為我們只顧自己的好處，沒有為別人設想，更遑論以禮相待，我們期望世界變得更美好，是需要付諸行動——關心別人，伸張正義，勇於去愛。

亞軍 《學會感激》

郭佩兒·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成長路上必有絆腳石，而背後總有幾位「秘密天使」在默默扶助，可能是父母、朋友、甚至是擦肩而過的陌生人，變成鋪路石讓我們可以有信心地展翅未來，才會成就現在的我們。你能察覺到身邊的「秘密天使」嗎？你又會如何感激他們？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朝夕相處的朋友，我們怎能不感激？

「快住手！放開那男孩！」一個瘦小的身影大喊道。

「噢！又是那『正義男人婆』！大伙們快逃！」幾個龐大的身影飛奔似的跑了。

「誒！我未說完呢！你們這樣欺負同學是不對的！」可是那幫人早已逃跑了。她只能無奈地搖搖頭，便走在那被霸凌的男孩的前面，安慰道：「你有沒有事？讓我扶你去醫療室吧！那幫人我會向老師投訴的，你不用擔心！」

過了幾天，那幾個男孩果然被處分了。而她，雯婷也被嘉許了。

記得小學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經常形影不離，吃飯、看書、玩耍都在一起，譬如「糖糬豆」般。我們本以為這一份像石頭般堅固的友誼會一直延續下去，但這件事卻像一把大錘擊垮這塊石頭，深深地、深深地，粉碎得四分五裂……

「霸凌事件」處分後幾天，網上不知道在哪兒流傳一個帖子——「『正義男人婆』陳雯婷為被老師嘉許而扭曲事實、冤枉同學！」裏面主要講述那幫男孩只和那被霸凌的男孩嬉戲玩樂，雯婷卻破口大罵和向老師扭曲成霸凌事件。作為雯婷好朋友的我，馬上滑到留言區申辯事實，卻沒想到同學和網友都站在那幫男孩的邊：「陳雯婷真是可惡，平日她也是這樣扭曲事實、告發同學來得到老師的信任！」「『正義英雄』總愛打『小報告』！令人討厭！」

本來還「滿腔熱血」的我像被人潑了一大桶冷水。我猶疑了，我放棄了。

隔天上學，雯婷顯然失去平日生氣勃勃的朝氣，我又想：就算我沒有申辯事實的勇氣，作為好朋友的我也應在這時候給予安慰支持吧！正當我走向雯婷之際，突然有一把聲音在我耳邊響：「難道你想做下一個陳雯婷，被朋友杯葛、被網路欺凌？」這句話刺突然刺進我的心。

我當然不想被朋友杯葛、被網路欺凌！但同時我也不忍心看雯婷孤立無援！

再次地，魔鬼戰勝了天使，我又猶疑了，我又放棄了。

這幾天，其他同學都紛紛私下討論「網路欺凌」事件，卻沒有人肯出來為雯婷說話。而我則有意無意地避開她，因為害怕，害怕她會跟我絕交；但同時我也忍不住監察她——她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看書、一個人玩耍，周圍都籠罩一層陰霾。不知為何，越關心她，我的心越像遭了芒刺，痛苦地跳動，思緒也像觸了電，麻木地翻轉……

那一夜，憂傷和寂寞又一次佔據了我的心，但我再也不猶疑、逃避了——我傳信息道：「對不起！我們還是朋友嗎？」

手機很快再一次響起——「當然！我們明天再一起吃飯吧！」

那一刻，那塊四分五裂的石頭，好像再一次整合了。我的心突然像氣球浮、浮，思緒的婉轉弦聲餘音繚繞。微風襲過，面上冰冰涼涼，才明白自己早已淚流滿面。

我終於明白，感激不需要昂貴的物質，簡單的言語已足夠。

因為感激，才會幸福；成長路上，感激有你。

真正的感激，必須敢於行動，行動始於我們！

季軍 《家》

侯展詩 · 佛教大雄中學

世界總有一個地方，當你在心靈疲憊的時候，給你給予安慰；世界上總有一個地方，在狂風暴雨時，給你庇護；每次你回去，都會有香噴噴的飯菜和熱騰騰的茶，可以讓你卸下所有煩惱，放鬆心情。這個是什麼地方？是溫暖的家啊！家人，是堅實的後盾。家人讓我感動的事我想是數不清的。

那天放學，天被陰雲籠罩，已經飄起微微小雨。不一會兒，已經是傾盆大雨，在教室走廊往外看。我找了找書包，心也像這天氣一樣慢慢沉下去——沒帶傘。我不知所措地抱著書包看著只剩寥寥幾人的校園，我走到保安亭躲雨。冷風一陣陣吹過，大雨微微傾斜從天空中落下，很冷，加上已是晚飯時間，肚子在發出抗議的聲音，我心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時，一把熟悉的聲音在遠處傳來。「啊女！」我驚喜地轉過頭：「爸！」他從雨幕中走來，街上的車燈閃爍。可能因為大雨的關係，世界變得更模糊。我能隱隱覺得他有一絲狼狽和疲倦。爸爸揉了揉我的頭，笑到：「等久了吧，我下了班，就開車過來接你，下雨了有點塞車。」我搖了搖頭。爸爸捉住我的手。爸爸的手長了老繭，很粗糙，但爸爸的手很大也很暖。握住他的手，令冷風中瑟瑟發抖的我漸漸暖了起來。爸爸打開雨傘，拉著我走進雨幕。傘不大，僅夠兩個人站在一起。走著走著，我轉頭看到爸爸的另一邊肩膀的衣服濕了。咦？我抬頭往上看，發現傘就像天秤一樣慢慢地把重心傾向了我。鼻子有點酸，因為大雨模糊了的世界變得更加模糊了。雖然冷風毫不留情地吹過，可是我感到十分的溫暖。「因為塞車，我把車放到前面停車場了。」爸爸的聲音從身邊傳來。「嗯。」我把頭低得很低。

兩點拍打著車窗，聲音很動聽。沒有剛開始的煩悶，只有感動。我回過神，問爸爸：「哦，你媽媽打電話跟我說你那麼晚都沒回到家叫我過來學校看看。沒帶雨傘吧？下次記得帶啊！」

回到家，「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回來啦，哎喲，你這孩子真是的，出門要帶雨傘啊，最近經常下雨，看你們都濕透了，去拿毛巾擦擦，喝杯熱水 很容易感冒……」廚房裏傳來媽媽的嘮叨。拿著裝滿熱水的杯子，感覺手裏捧著沉甸甸的愛。

爸媽，雖然我現在可做的事不多，但我會好好讀書，踏踏實實做人，少讓你們操心，不辜負你們對我的期盼，更會承諾將來會為你倆烹調飯菜，遮風擋雨。

家人為我付出了那麼多，令我感動的事也很多。雖然外面狂風暴雨，但家是永遠的避風港。

高中組得獎作品名單 (中四至中六)

冠軍	陳諾淇	《列車》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亞軍	徐佩欣	《真正的感激必須敢於行動》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季軍	林恭妤	《真正的感激必須敢於行動》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優異獎	彭曉琳	《感激敢動》	五邑司徒浩中學
優異獎	王艷晴	《媽媽，謝謝你的那杯水》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冠軍 《列車》

陳諾淇 · 聖傑靈女子中學

我拖著行李箱，擠塞在春運的火車站中，人們摩肩接踵，我的手提袋也不堪重負，在邁進火車站的前一步裂了，大大小小的物件散落一地，望著滴滴答答流逝的時間，飛馳而過的列車，我越來越慌張……

我像個狼狽的小丑，節奏一停，忽的沒了方向。行李箱已塞滿了衣物，再無空位可放多餘物品。正值寒冬，我把行李箱內一件又一件的大衣往自己身上攬，紅的藍的，像個七彩粽子一般，可即使如此，還是餘下不少物品。廣播的聲音越來越急，我顧不得太多，半懷揣著，手裏拎的，肩上的，都一股腦隨著我向車站奔去。突然，懷裏的玻璃樽護膚品跌落下來，玻璃碎了一地。明晃晃地，刺痛了我的眼，眼淚順著臉頰淌在黏稠的護膚品上，我手足無措。

「我這有個袋子，你拿去先用吧，紙巾擦擦眼淚，女孩子哭花了可不好看。」

一位中年女士瞧見我的窘況，三下五除二幫我散落的東西重新歸置在袋子裏，在停止檢票的三分鐘前，送我上了列車。一切都發生得太快，我根本來不及細細看清她的容貌，甚至因為倉促，來不及向她說一聲謝謝。列車緩緩地開了，她站在原地，向我揮手，嘴裏似乎說著再見，我離她愈來愈遠，從清晰到模糊，再化成一粒塵埃。可我和她的心卻越來越近，我堅信，我和她，一定會以別樣的方式重逢。

這個月，我又抽空回了趟老家，走出列車站看，我見到一個背著結他，拖著行李，拎著手提袋的女孩，在未修的樓梯艱難前行。我走在後面，朦朧間似是望見了那個弱小無助的我。人群匆匆，漠視前行，有的

甚至推搡她，她一個趔趄，差點從樓梯上摔了下來，我扶住她，輕聲說：「我來幫你。」她怔了怔，眼睛突然有了神采，止不住地對我說謝謝。

恍惚間，我似乎又見到了那位女士。可是這次，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了，那是我自己，不是旁人，不是她，是我自己。我延續了她，她的精神，她助人的精神。

可我有點懊悔。我曾對很多人說過謝謝，家人，親戚或是朋友。可在那一瞬間，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只剩下滿眼的感激。可這，卻是最為誠摯的。

有人說：「在大染缸裏浸染久了，白的也變成黑的了。」我甚覺有理。社會如同一口深不見底的染缸，起初人人都是赤條條的白布，在經歷了形形色色的碰瓷，詐騙後，形成了一層保護膜，漠視了一切需要救助的人。後來，人們也分不清何為真，何為假，在大染缸裏，不斷積色沉澱，終也是被蒙蔽了，染色了。

其實，世界只是需要多一點愛，每個人都分享一點，便也千匯有集，染缸染出的顏色，也必定明艷動人。

送走那位女孩後，新的列車又緩緩開動了，陽光明媚，春風和煦，列車滑過的風，織出了一段繁花似錦的藍圖，它純潔無瑕，沒有一絲污漬。

亞軍 《真正的感激必須敢於行動》

徐佩欣 ·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甫踏進舞社的門，就看到接待處一邊夾著電話一邊在電腦打著字的念慈姐。大概是看到了我，念慈姐輕輕翻了個白眼嘆了口無聲的氣，估計心裡又在抱怨為什麼她總是這樣忙。

我聳了聳肩，表示我也不知道，念慈姐的眼睛總是這樣利，就算用餘光也能察覺我的存在。

「街舞初階班的同學可以進來了！」修端哥冒出了頭，大聲道。見到我，修端哥笑著向我揮了揮手，我也笑著揮了下手。

站在舞社的門口，看著這熟悉的下午日常，我不禁把手裡的信又攥緊了些。

第一次來這裏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呢？

好像是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好像也是這樣手裡攥著一封信，站在這看著一堆人從舞室湧出來，又一堆人湧進去，站在人群中發呆，尋思著為什麼一個舞社能容納那麼多人。

「你就是思賢對吧？」一把清亮的女聲突然在耳邊響起，「啊…是！」我下意識的答。「修端你看，我就說他吧！」女人挑了挑眉，神氣的對著男人說。男人聳了聳肩，「小子，過來吧。」男人瞟了我一眼，轉頭便走在前頭開路，而女人則笑吟吟地攬過我的肩，把我從人海中撈了出來。啊？等等？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被單獨拎出來了？

隨著重金屬音樂的聲音越來越清晰，我被領到了一間舞室。「老王，我進來了啊！」那個叫修端的男人邊說邊象徵式敲了門，「咻」隨著門的打開，迎面而來的是更大的音樂聲和四面鏡子，還有…一股殺氣。

偌大的舞室中間，坐著一個散發著「生人勿近」氣息的藍色物體，啊不對，是染了藍髮的男人，修端哥面不改容地湊到他耳邊說了句話。藍髮男人緩緩轉過頭，打量了我一下。

不得不說，此人長得極好看，藍色頭髮襯得他的皮膚如牛奶般白，和他人一對比就略顯小的臉頰，有點稚氣未脫的嬰兒肥，有高挺的鼻子，還有一雙瑞鳳眼。

本有些女相，應是非常有親和力的臉，卻因為他那甚為突出的喉結，和眼中散發出來的疏離而讓人望而生畏。

「他就是你的舞蹈老師啦。」女人拍了拍我的肩。「老師好！」我向他鞠了個躬。他自顧自的站起來，並沒有要搭理我的意思。

「我叫宋思賢，今年十七！」我邊說邊再向他鞠了個躬。「王允行。」低沉的男聲響起，拋下了這三個字，他就轉身把音樂關掉。

當我反應過來時，舞室已經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沒有音樂，只有暗暗的燈，和相顧無言的兩人，我心中已被這尷尬的氣氛搞得淚千行了。

「王…老師好。」我試圖打破沉默。「跳一段。」他說。「現…現在？」「嗯，即興。」他又轉身，一首節奏適中的英文歌響起，毫無準備的我唯有隨著音樂「跳起來」。

效果當然是慘不忍睹，可以說早上公園裡的大嬸跳的健美操都比我這「即興舞蹈」跳得好。

跳舞一直不是我擅長的東西，我從小喜歡的是唱歌，就是因為那次我參加社區的歌唱比賽，恰巧在表演中加了些歌舞的元素，又恰巧被舞社的人看到，說我是出道當偶像的材料，就寄了封信到我家說願意為我提供專業的舞蹈訓練。

所以我就來了，畢竟我的夢想，正是當個優秀的偶像。

那次尷尬的初見後，王老師對我是愈加嚴厲了。比如說舞蹈課，從一開始的一天兩節，每節練兩小時慢慢變成了一天兩節，每節五小時。他說這樣的高強度訓練是在訓練我的肌肉記憶，要讓本來沒底子也沒天賦的我達到舞蹈及格的水平。「觀眾不在乎過程，他們只在乎你呈現出來的表演。」這是他少數主動和我說的話。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漸漸收到了很多參賽的邀請，甚至有不同星探上來找我，雖然那些人全都被念慈姐趕了回去。

可我不想參加任何比賽也不想去任何公司面試。一方面是因為王老師，就算修端哥也誇我跳得好，但王老師卻總是一張冷臉，沒跨過我，

讓我感覺十分挫敗。另一方面是，我不敢去參加比賽，一想輸了多沒面子，落選了多沒面子我就怕了，有好幾個比賽王老師，似乎都想讓我參加，可我堅持不肯。幾番拉鋸不下後，我終是有一次沒忍住，奪門而出了。

我翹了一個星期的課，到第二個星期的第一天，我還是回舞社了一我都一星期沒回來了。為什麼一個來催我回來上課的電話都沒有？

舞社少有的十分安靜，只有接待處的燈亮著，「思賢？」兩把聲音幾乎響起，那是念慈姐和修端哥。「這些天大家都忙著，倒是忘了問問你去哪了，不過你來的正好，今天是你王老師的表演賽，我們得一起去支持他呀！」王老師？表演賽？「對呀！你王老師總算要回到屬於他的地方了，」修端哥很是高興的樣子，搭著我的肩道，「所以你更要去！而且我們大家都去了！」

原來那是集了世界各地舞蹈大神的表演賽。「接下來有請馬羅羅舞蹈社的參賽者一王允行！」主持人道。「風頭一時無兩的舞台王者時隔兩年終於回來了！面對其他更年輕甚至比他當年更優秀的舞者，這次他將會作出什麼表現呢？解說員道，「一定是超完美的表現！大神當年的風采，我還歷歷在目呢！台下的粉絲，我們終於等到大神回歸了！讓我聽到你們的尖叫聲！」另一面解說員答。

在台下一片尖吶歡呼聲中，我隱約聽到念慈姐和我說了句：「你王老師今天就來教教那些小孩做人，給他們開開眼，看看什麼是真正的舞蹈。」

燈光漸漸昏暗，全場屏息，大家都在注視著慢慢重新亮起燈的舞台。

一抹亮眼的白光打在了 一個藍色頭髮的修長身影上，隨著節奏強勁的音樂響起，台上的人也動了起來。動作之俐落，連震之有力，彷彿音樂是為他的舞蹈而生，不是他踩在節拍上，而是他就長在節拍上。

我看到王老師臉上化了濃重的妝，可是再濃重的妝卻只襯得他的氣質更加清厲，恰到其位的眼神，乾淨俐落的肢體動作，形成了一種讓人目光離不開他的魔力。「屬於他的地方」「大神」「他是舞台王者」我似乎明白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說了，似乎明白為什麼剛剛一提到他的名字台下不論男女都為之振奮。在舞台上氣場全開，彷彿舞蹈是為他而生的王老師，受得起這些名號和掌聲。

一曲舞畢，可每個人都還沉醉在剛才的表演中，一片靜默。「兩年了！他回來了！真正的舞台王者回來了！」解說員打破沉默，激動地說。場下的掌聲，歡呼聲瞬間如血液回流般如雷貫耳。精彩，太精彩了，這才是真正的舞者，這才是真正的舞蹈。

舞社的人都很興奮，在宣佈比賽結果前念慈姐拉了我去後台休息室。王老師即使在擦汗，還是冷著臉，念慈姐一下就撲上去緊緊地抱著王老師，允行。他眼眶微紅，但還是笑著輕拍著他的肩膀，「我回來了。」王老師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見他笑。

念慈姐放開了王老師，抹了抹眼睛，「我把思賢帶來了，」邊說邊把我往前推，「你們兩師徒說說話吧。」說罷抹了抹眼睛，走了。

「恭喜老師…」我低下頭，悶聲又道，「…對不起老師。」「這段日子你一定很累很辛苦吧，」他突然揉了揉我的頭髮，溫柔的說。我鼻子一酸，猛地抬起頭，不敢置信的看著他。「可若你不想成為你想成為的人的話，你就放棄吧。」

「你知道為什麼我兩年沒在舞台跳舞嗎？」他指了指他的腳，自顧自的說，「因為韌帶嚴重撕裂，膝蓋的傷也跟著復發了。那時念慈他們可緊張了，一直讓我養著別再出來了，要不是我一直爭取，估計到沒有一年半載是不可能落地走路了。」「我十九歲那年，剛剛贏了全國街舞大賽冠軍，那時候各大舞社都爭著要我，甚至還有經紀公司很想簽了我。可就在我最巔峰的時候，我的腿就這麼了，膝蓋落下的老傷也一起復發。醫生說我再跳我的腿就廢了。」他輕描淡寫道，「可我不想放棄，我真的好喜歡跳舞，我想成為世上最頂尖的舞者。」我靜靜的聽著，「我傻嗎？挺傻的，明知不可而為之，是世上最蠢的事了。當年修端哥還拎著我的領子罵我呢，說腿廢了就真的 一輩子都不可能再跳了，可我想，那怕是腿廢了我也要因為跳舞而廢，」他自嘲道，「是不是很傻？」我搖了搖頭。「念慈不知道在哪裏找到的你，和我說你很像他第一次看到的我，跳起舞來傻傻的。後來見到你我就想，跳舞這麼差的人怎麼會…」

「老王和你說什麼了？」走出休息室時，修端哥見我抿著嘴低著頭便連忙問我。我搖了搖頭，沒回答。

他和我說了好多好多話。

原來老師知道我想成為偶像，所以才加倍的給我高強度的訓練，他希望我去參加比賽，一是為拿些經驗，二是望我能拿些知名度回來。我實際上舞是跳得愈來愈好，可是他一直冷著臉沒有跨過我是因為他知道很多人一受跨就會放慢向前的腳步，攢鏡自照。

而我呢？一直認為他冷著一張臉是在否認我，把他說細挑過覺得適合我的比賽全部推掉，一直只把練舞當是苦差事，卻不曾想過我要實現我的夢想就必須唱跳俱佳。我每天受高強度訓練，卻只懂抱怨卻沒有看到自己的舞蹈確是愈來愈好，沒有看到王老師偶爾加許給我的小假期，更沒有把他那句「觀眾不在乎過程，只在乎呈現出來的表演」放在心上。我看到他腳傷好了差不多第一件做的事是萬眾矚目地回歸舞台，而我卻沒想到他傷著那兩年裡做治療時，忍著痛嘗試再次舞蹈起來時有多痛，決心有多大，更別提想像他從巔峰跌下來時有多絕望了。

一年半後，我參加了讓王老師一戰成名的全國街舞比賽，也很幸運地站到了他當年站過，那對舞者而言是無限榮光的位置領獎。

後來我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來自被譽為當代明星搖籃，所有人想往娛樂圈發展的人都想進入的公司的信。

「思賢！」不知道什麼時候忙碌的舞社突然變得很安靜，剛剛還堆在一起吱吱喳喳的小朋友都不見了。「思賢，」念慈姐微笑著對我點了點頭，「去吧，和他說。」修端哥也走了出來，拍了拍我的肩，「他會很高興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他們的眼眶，似乎紅紅的。

隨著重金屬音樂的聲音愈來愈大，我走到了我最熟悉的那間舞室。打開門後映入眼簾的，是一股熟悉的殺氣和一抹熟悉的藍色。我把手裏的信又攥緊了些。還是鼓足了勇氣，「老師。」

真正的感激，必須敢於行動，我想，這大概是我能做到的對他最好的報答吧。

季軍 《真正的感激必須敢於行動》

林恭好·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王大叔是我家樓下的管理員，他頭髮稍帶斑白，眼角旁邊有幾條皺紋，背部有點佝僂，看來年約六十多歲。每天早上，王大叔都會站在大堂的玻璃門前為住客開門，帶著親切的笑容跟大家打招呼。從前的我，狂妄自大，目中無人，一直瞧不起他，也從不會跟他打招呼，更不屑多看他一眼，我覺得這樣會把我尊貴的身分給降低。他也許是感覺到我的鄙視，雖然每天他仍然跟我說早安，可他的目光是稍有迴避及閃縮的。直到那一天，他令我重新思考人生的價值觀，也令我學會了怎樣擁有一顆感激之心。

仍記得那一個天陰陰的下午，放學踏下了校車後，我與鄰居的孩子們三五成群，在屋苑的公園內玩捉迷藏。看見跟前那堆密集的草叢，我懷著十足的信心，毫不猶豫地鑽了進去。突然，天空傳來轟隆的雷聲，豆大的雨點滴滴地落在草叢上，滲透了我的衣裳，冷得瑟瑟顫抖的我忍不住打了個噴嚏，令草叢堆微微震動了一下。就在這時，一位同伴高聲呼喊道：「素婷躲在這裡！」我立即跳出草叢，沿著旁邊的卵石路焦急地奔跑，可是沉甸甸的書包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加上雷雨交加，路面異常濕滑，我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上，狼狽不堪。

「哎喲，你輸了。」

「活該！哈哈」

孩子們幸災樂禍地把我嘲笑了一番後，便轉身離去。膝蓋上的痛楚讓我無法站起來，輸了不生氣的我耿耿於懷，滾燙的淚水不禁從眼眶簌簌流下，我抬起頭來，對著那無情的雨水無助地痛哭起來。忽然有一隻粗糙的手掌向我伸來，眼矇矓中我看見王大叔撐著傘子，在濕漉漉的草叢中把我的書包撿回，然後彎著腰把我扶起來，攙扶著我走到我家樓下

大堂。他從口袋裡掏出紙巾為我拭淚，從醫藥箱拿出紗布，為我包紮傷口，一路陪著我直到傭人姐姐來接我回家。王大叔的幫助，猶如雪中送炭，但高傲自大的我不但沒有向他道謝，而是問他要什麼報酬。王大叔微笑著說：「這是我的本份，妹妹只要妳每天早上跟我說一聲早安就可以了。」

他的這番話猶如當頭棒喝，剎那間記憶如浮雲般呈現在腦海裡，我彷彿看到那個囂張跋扈的自己，以及王大叔迴避的眼神，此刻愧疚尷尬之情湧上心頭，使我的臉龐變得赤紅。我微微地點了點頭，暗暗地下定決心，改變我以往對他的態度。從此以後，我每天都和與王大叔打招呼，也開始懂得欣賞敬業樂業的人，我更因而領略到職業是無分貴賤的。然而多年過去了，我的心依然有一個未解的心結，就是對王大叔真心說一聲「謝謝」來表達我感激之情，可是每次看見他我總是難於啟齒。

某年冬天，得知王大叔快退休了，我決定鼓起勇氣行動，解開我多年的心結。我親手畫了一張心意卡，卡裡寫下我的心聲，為我過去的目中無人態度作出道歉及感謝他為風雨中無助的我伸出援手。還記得那天，我把心意卡遞給他，大聲地說了一聲「謝謝你！」然後就不好意思地跑開了。回頭一看，只見他把心意卡拆開，嘴角帶微笑，眼泛淚光，感動不已，此情此刻，我也為之動容。

在人生旅程上，王大叔可能是我生命中的一個小漣漪，但他令我認識自己的責任，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也令我勇於面對自己過錯，敢於把感激付諸行動。我將會用感恩的心去贏得微笑，用幸福的微笑去面對人生。

公開組得獎作品名單 (十八歲以上市民)

冠軍	王嘉琳	《拾回陽光》
亞軍	趙子田	《以愛還愛》
季軍	曾浩倫	《歌·頌》
優異獎	何永麗	《我和他》
優異獎	羅秉昆	《施恩就是最大的感恩》

冠軍 《拾回陽光》 王嘉琳

「怎麼你這頑皮，總要在美術室的檯面上畫公仔，放學後來找我！」

他的眼神滲透著點驚慌，但基於逞強的大男孩心理，他頭也不回、話也不回地轉身走了。

今早我說了這番話，得到一個早在預期中的回應，因為十年前我都看過這一幕一次……

「怎麼妳這頑皮，總要在檯面上畫老師的樣子，放學後來教員室找我！」

十年前，當時任教中文的班主任樊老師，既生氣又無奈地，如是對我說。基於反叛期的愛面子心理，我的眼神滲透著點輕佻，嘴角露出半絲傲慢的恥笑，頭也不回、話也不回爽快地鬆鬆膊頭轉身走了。

學校裡的老師，早就標籤了我是個壞學生，淋善的年輕老師都知道別惹我這位訓導老師所排名全校第一的「通緝犯」，上了年紀的老師都不想跟我這「大壞蛋」糾纏，怕我在他們堂上搗蛋搗事。只有這位上了年紀又不淋善，對教學教人還有心得像年輕人的樊老太，一直對我永不放棄地「通緝」。

其實樊老太的氣場挺可怕的，氣勢挺攝人。樊老師是個典型的頭髮又短又髻的老太太，每天都拿著個膠筒筆籐來上中文課，筒筆裡就是要給我們派發的筆記。樊老太的筆記特別多，因她說希望無論貧或富的同學都能擁有一樣的學習資源。有次我和同學作弄她，趁她上課講白先勇，講得聚精會神眉飛色舞時，把她那個跟煮飯用同款且有點殘舊破爛的筒筆收埋。她知道我們的惡作劇後，很是生氣，叫我們放學找她。我倒以為樊老太會像其他老師一樣，狠狠罵幾句，再記我缺點了事。放學後我拿著手冊，打開了記缺點紀錄那頁找她，心裡也早預算她會像播錄音帶一樣罵，罵什麼內容早就預算好，就是在各老師口中聽過無數次的台詞，所以心靈上早就把耳朵塞起來。但樊老太竟然沒有罵、也沒有記缺點，只是依依哦哦地連續說了一個小時的大道理，教我好好做人。這次之後，全校我就只對樊老太這位老師又敬又畏，敬她對教育的堅持，畏她對訓話的耐力。

樊老太又有新主題叫我放學找她了，她短短的三句話，竟讓我內心翻騰了一整天，怕又要聽一小時道理，怕又要被她煩住，但放學我還是怯卻地乖乖去找她。

「怎麼你這喜歡畫檯？我見你每天上課都畫檯？」樊老太竟然沒有絲毫責備，並溫柔地問。

「沒事做，喜歡畫畫便畫，看到每堂的老師，便想把他們的醜態記下。」我一眼都沒望樊老師，面露點不耐煩地回應。

「即是你喜歡畫畫？」樊老太好奇地追問。

「可以這樣說。」我雖然帶點應酬的語調說，其實我真的很喜歡畫畫，所以才每堂上課都畫。

「找到一個人的專長不容易的，既然有這興趣和天分，向這方面發展吧！我想你在美術上用心點專心學習，將來十年後可能已經有一番成就！」樊老太興奮地說。

「成就？你跟我這樣的人說成就？訓導主任都說我是個阻住地球轉的大壞蛋，全校老師都說我是學校的渣滓，樊老師你搞清楚自己跟誰在說話嗎？」我把一連串發自內心的疑惑去質問樊老太。

「誰說你是渣滓就一定是渣滓？只要是我的學生，我都可以去教好，就算成績不好，我都要教他們做過有用的人，至少將來出到社會都不會是渣滓。在我心中，你不是什麼壞蛋，而是個有美術天分的未來人才。」樊老太憤慨地鏗鏘有力說著。

「你也是老師，你不覺得我是個無藥可救的壞蛋嗎？」

「我就是個老師，其他老師怎樣看你，我為何要跟隨？你當然不是壞蛋，我都說我欣賞你畫的老師公仔，很能捕捉到每個老師的神態啊！畫得很好呀！只是檯是學校的物件，畫在檯上是不對的，所以今天叫你留下，就是要罰你親手清潔檯面，讓你知道自己真的不對，我只對事不對人，畫檯的事你還不算訓導主任標籤的大壞蛋。」這些話倒是我四年中學生涯第一次聽的，好一句為何要跟隨其他人一樣標籤我，這刻我仿佛看到一道屬於破曉、象徵新希望和新開始的破曉、一道微微發白的曙光，從她的頭頂上散發出來。

「上次收埋你的筒筆，也不算壞？其實……我……我只是逞強，影響了你上課，真的對……對不起。」我既害羞又慚愧地說著。

「你這樣說，證明你是個孺子可教，你絕對不是壞蛋和渣滓，我說你十年後會因為畫畫出人頭地的，你就要信！樊老師教出來的都沒有壞人，樊老師看好你的，加油！」樊老太堅定且溫柔的目光，就像一道和暖的晨曦陽光照射過來，使我內心很溫暖。

我邊用清潔劑擦拭檯面，檯面上滴答、滴答、滴答地添上透明的水滴，樊老太溫暖的陽光，竟把我的心靈照射得下起雨來。我的眼淚一滴一滴與清潔劑混在一起，擦拭畫滿一整個檯面的公仔。

「哭過就會長大，就會變回乖孩子，這是每個人都需經歷的成長。」樊老太搭住我膊頭，讓我感到從未感受過的被關心。這一刻，每天上學花盡腦汁搗蛋和鬧事挑釁老師的我，簡直無地自容到想立即找個洞，藏起醜陋無比的自己、和那作為成長烙印的晶瑩純潔的眼淚。

「我……我也想做像樊老師你這樣的老師。」我鼓起勇氣說出心底話。這時樊老太擁著我，我在她溫暖的懷裡盡情地哭，把這四年間被不同老師標籤和看不起的怨氣和委屈，一次過決堤般狠狠地哭光。樊老太沒嫌棄眼淚和鼻水混在一塊兒的我，把我擁得更緊，擁在她那像正午太陽照射著般溫柔的懷裡。她輕聲在我耳邊說：「你就給自己一個目標，十年後做老師吧！」

「我何得何能做老師？」

「九十九分努力，一分天才。既然上天給了你一分美術天分，你就花九十九分的努力，去完成做老師的目標吧！」樊老太望住我像天使的微笑，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張面，以及她身後的玻璃窗，滲透滿溢進入課室的金黃色的黃昏陽光。

那天以後，我決心不再做壞蛋，自此發奮讀書，不要做渣滓。皇天不負有心人，我公開試成績優異，順利考上大學藝術系，畢業後成為了一個中學美術科教師。可惜樊老太在我讀大學時因癌病辭世，未及親眼目睹我帶四方帽及執教鞭。

今早在美術室畫檯的小男生，雖然平時是個頑皮且鬧事的學生，同事叫他「壞蛋」，我叫他「小可愛」。放學後他果然有拿著手冊，打開著記錄缺點那頁，不發一語又帶點戰兢地找我。同樣的對白、同樣的故事，十年後在我王老師的美術室再度上演，他清潔完檯面離開美術室時，黃昏和煦的陽光映照在他的背影。

我在想：是樊老太在天上化作陽光，照射著我的美術室、我的孩子、我的心靈嗎？希望這道溫暖的陽光繼續照射下去，她未完成的教學和育人，就讓我繼續吧。

樊老太：你知道我用十回春夏，拾回了妳十年前早已播種在我深心處的那道陽光嗎？

亞軍 《以愛還愛》 趙子田

「是你多麼溫馨的目光，教我堅毅望著前路，叮囑我跌倒不應放棄。」2018年1月，我一邊在西區海底隧道跑著人生首個馬拉松賽事，一邊哼著這句扣人心弦的歌詞。

2016年10月，媽媽確診晚期子宮頸癌，然後，在那年冬至先走了。面對摯愛的驟然離開，我即使釋懷了，卻永遠忘不了那兩個月既徬徨無助，卻又充滿恩典的時光。在確診之初，我每天都在網絡上找子宮頸癌、化療、電療、治癌偏方、氣功、中醫治癌等資訊，然後，慢慢地，我的搜尋關鍵字變成：「癌痛」、「舒緩治療」、「嗎啡」，甚至是「臨死+徵狀」。我怕我不知道那時候來了。我怕我一不留神錯過了最後的叨別。

媽媽最初留醫時看見癌症病房內全都是受病患折磨的病友，對我說「阿女，我好害怕，我不想留在這裡。」那時候，我承諾不讓她再留在那兒，我要給她最好的治療和最好的環境，讓她走得舒服。我許下這個承諾的時候，心裡壓根兒想不起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家住公屋的平凡年青人。我忘了問自己，您憑什麼？但為了媽媽，我知道一切都值得。

我一邊從手機上查看自己的銀行存款，一邊在腦海中想起醫院的帳單，一邊想著在病榻中作戰的媽媽。面對身心疲憊和龐大的經濟壓力，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向親朋好友籌借醫藥費，為了怕別人不相信我還款能力，我甚至自行編寫了自己的債務重組安排，感恩在親朋好友的協助下，我的籌款活動「一呼百應」，讓我做到了對媽媽最後的承諾-讓她在最好的環境下離開。

由於媽媽的事發生得太急，我無暇找社工，她的病情也不容許我輪候療養院。只是在她離開後，我才慢慢看了很多有關舒緩治療和支援癌症家屬的資訊，有些心結其實就是由此打開。那時候，碰巧有相關的慈善機構招募跑手為他們籌款，我便毫不猶豫地聯絡他們，成為他們的慈善跑手之一。我自問不是運動材料，平日連追趕巴士也感吃力，四十二點一九五的距離對我來說，可謂陌生得毫無概念。然而，自媽媽出事後，我深深明白到病人苦，但病人家屬更苦，他們所需要的支援更多。面對至親突然患上急病離開，這彷彿在電視劇集才會出現的老情節，其實每天都在你和我身邊發生。

由於我相信我的經歷只是冰山一角，所以決定以愛還愛，嘗試將我當天得到的幫忙和寵愛，用自己的汗水和腳步，幫助其他有需要的癌症家屬。媽媽離開後，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去訓練，由慢行到慢跑，由500米到42公里，去準備這項盛事。長跑無僥倖，一步一腳印。

2018年1月21日，我在維園的藍綠跑道上，獲得了人生第一面全馬完成獎牌，並成功了癌症機構籌得可觀款項，支持會方在支援癌症病人，尤其是在支緩晚期癌症及舒緩治療方面的經費開支。

「理想今天終於等到，分享光輝盼做到。」這是我完成賽事後哼著的歌詞。

季軍 《歌·頌》 曾浩倫

也斯說過：「城市是書本的背景，影響了書本的產生，成為書緣的空白，串連的標點，形成節奏，渲染感性。」城市之大，也斯所言「書本」應該不僅限於翻頁的讀物，更代表一種觀察、感受、回饋的刻錄過程，當中有情動而辭發，有披文以入情。這份城市之情，映在我心，便成了感恩之情。城市之大，感恩的對象也應該稍為擴闊——我要感激香港的粵語流行音樂。

粵語歌曲有慰藉、振奮人心的力量，固然因為那是屬於我們母語的音樂，但在我心中，其振奮的力量更是源於音樂人如何突破粵語歌曲既有的框架。粵語九聲的六個調值安排在不同音符上不是易事，但林夕願意花上十天反覆修訂〈Shall We Talk〉的歌詞，務使每一個字都扣人心弦。短促的仄聲字要演繹得具有餘韻更是艱難，但李克勤在〈失魂記〉的中段三次吶喊「追憶」，尾音鏗鏘，情隨字生。我們的母語無疑給音樂創作及演繹增添了難度，但一代又一代的音樂人卻能舉重若輕，給我們留下了許許多多文化瑰寶。這份遇難愈勇的精神，就是我每天在地鐵上、餐廳裡、書桌前戴著耳機的時候，從粵語歌曲得到的慰藉與鼓舞。

世間上能報恩的機會不多，對於音樂，我的報恩方式是欣賞每一首歌曲製作的深意，還有在音樂串流平台盛行的時代，堅持購買正版的實體專輯。謝安琪與麥浚龍在2018年推出了一張合輯，

每首歌曲代表愛情故事的一個章節，每首歌曲的文案都由歌者親自撰寫，每一篇我都有細嚼，嘗試從文字進入音樂。同一年，張敬軒推出了〈櫻花樹下〉的續篇〈百年樹木〉，他在音樂錄影帶上設計了許多與〈櫻〉有關的彩蛋，每一個我都有定格欣賞。同一年，陳奕迅及其演唱會樂隊成員合力推出專輯〈L.O.V.E.〉，實體專輯附上了十五個封面任君切換，我購買這張專輯，就是希望欣賞他們在美術設計上的匠心獨運。還有，我寫下了這篇文章，記錄我對香港粵語流行歌曲的喜愛，向粵語歌曲表達我衷心的感激。

城市是音樂產生的背景，音樂是我人生的背景。詩人馮至在《十四行集》的末篇寫道：「向何處安排我們的思、想？／但願這些詩像一面風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臨近擱筆，我希望把心中對香港粵語流行音樂的感恩化成祝願——但願這些歌像一面風旗，把住我們遇難愈勇的香港精神。